

彭樹君 著

水雲間

水雲無迹

寄居紅塵

不過隨緣順性

水雲間 / 彭樹君作. -- 初版. -- 臺北市 : 漢
藝色研出版 ; [臺北縣] 中和市 : 三友總經銷
，民78
面 ; 公分. -- (散文集合 ; 20)
ISBN 957-622-012-2(平裝)

855

8000289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散文集合20●

ISBN-957-622-012-2

水雲間

作 者／彭樹君

法律顧問／謝天仁律師

發行人／程顯頤

印刷／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總監／林蔚穎

電話／(02)9868421 9811187

總策劃／顏崑陽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責任編輯／呂月玉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編 審／張榮森

電話／(02)2405600 2405707 2482395

美術編輯／葉靜穎

傳 真／(02)2409284

出版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製作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初 版／中華民國78年11月

電 話／(02)7031828 7057118

初版二刷／中華民國80年11月

傳 真／(02)7024333

劃撥帳號／0788033-5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彭樹君 著

水雲間

水雲無迹

寄居紅塵

不過隨緣順性

水湄之上，雲天之下

在水湄之上與雲天之下的滔滔紅塵裏，有多少想望，就有多少擾攘，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滄桑。水雲之間，因緣迭盪，聚散無常。

因此，早已習慣將其中心情化為輕煙，讓文字去借屍還魂。也因此，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女鬼在自述生平，絮絮私語，飄流於荒煙蔓草間。

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走過人間四分之一個世紀，也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之後，是應該有這樣的一本集子留下，能讓我在往後溫習可愛可哀的年少心情，並與朋友分享曾有過的青春與瘋狂、華美與荒涼的歲月。

水雲無迹，寄居紅塵，不過隨緣順性。

是爲序。

水
雲
間

2
/
3

七月
樹
君

目錄

卷一 掬水

寫在暮春之後

..... 12

草原與星原之間

..... 21

玫瑰灰燼

..... 31

愛麗絲夢遊奇境

..... 39

卷二 寫雲

你需要一張火車票

..... 48

給愛麗絲之後

..... 51

百合與玫瑰	54
萬事到頭都是夢	57
薔薇與荊棘	59
夢的告示	61
置身於世界的邊緣	64
放逐於時間的曠野	67
月亮神話	70
記取噴泉剎那的散落	73
最愛清歡	76
深夜行經城市邊緣	78
愛與溫柔	81

卷三 聽雨

白雲自去來

.....86

玫瑰心事

.....90

月台情結

.....95

流水令

.....98

關於女子

.....102

自在是一隻林間鳥

.....106

夢中的水聲

.....110

木棉樹下

.....113

飄流

.....116

卷四 踏雪

卷五 畫 晴

逐水而居的女子	122
自在飛花輕似夢	127
木盒子裏的國度	130
窗上的蝴蝶	133
冬日索居	139
昨天再見	143
窗影	147
等待	151
一個仲春下午	160
美麗與悲哀	163

故事和回憶	166
失根行客	169
王子與青蛙	174
時移事往	177
將明未明的清晨	180
魚兒魚兒水中游	185
親愛的朋友	189
溫柔的長河	194
陽光缺席的地方	198

掬水

在溪邊掬起一捧水，想擁有它的冰清透明，
却怎樣也握不住，逕自由指間滑落，歸於它的
流向。溪邊的人猶戀戀張望，但逝水何曾回顧。

寫在暮春之後

暮春之後，讀到的第一句好詩是YA寫的：

這是暮春

凡美麗過的都該結束了

像是黛玉經過梨香院的牆外，所聽見那俳優伴笛的歌聲：

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

都付與斷井頽垣

凡美麗過的都該懂得適時結束，杜鵑的迷人就在於她只燦爛一季，知道什麼時候該結束。

YA給人的感覺却是永不結束的嫵雅，她的美麗是含蓄無限。她喜歡穿簡

單寬鬆的袍子飄飄的走在風裏，弱不禁風的姿態彷彿隨時要乘風飛去，柔弱似一片春天的落瓣。女孩子之間流行著各式的心理測驗，對濃霧的感覺代表對死後世界的看法，問她，如果妳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大霧中願意做什麼，她快樂的說：

「啊，我要高興的大叫！」

她不說話的時候，動人的是甜蜜中蘊滿溫柔，而微帶憂愁；她一說話，輕言慢語中的細膩溫婉又自有撫慰的力量。在我的朋友中，她最靈慧且具才情，尤其擅長寫詩，而她整個人像是一本詩經，溫柔敦厚，古典優雅。她的生活其實並不很愜意，但她學會把生命裏的苦楚視為平淡的試煉，無怨無憾。她永遠有一顆美麗的詩心，知道如何去欣賞生活中平凡的點點滴滴，經過了她的眼睛，都成了可愛的奇蹟。

與她走在紅磚道上，她形容行道樹上新生的嫩葉：

「陽光照著，它長長的梗就頑皮的翻弄著綠綠的葉子，好像無數的嬰兒在金色的陽光裏向春天招手。」

和她坐在石階上，她訴說著文學院旁的杜鵑：

「春風是最強烈的毒藥，繁花鴆飲之後才咽出了血色。」

她說，她喜歡看我穿紅色的春衫。

「紅色是妳的顏色，妳穿起綠色的衣裳，又披散著一頭長髮的時候，看起來像青苔般的悵鬱，就算是春天，也是青澀憂愁的春天。」

她身骨柔弱，臉色有些不健康的蒼白，春光映照的時候會顯出淡淡的紅暈。但她喜歡看春天裏輕衫薄裳的女孩子，健康而亮麗，巧笑而倩兮，每當她抱膝坐在石階上欣賞著眼前掠過翩翩的粉藍嫩黃，她從不知道自己才是春天裏最美的女孩。

疲倦怔忡的時候，我喜歡靠著她的肩膀休憩，雖然是單薄得可憐，可是我

能感覺她的沈靜如水，把我氾濫的心湖收斂沈澱得清澈如鏡。

*

*

*

春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和一群朋友露宿於水湄。而今能明晰憶起的不是目的，却在過程。

凌晨一點的時候，還馳騁在傳說紛紜的北宜公路上，那山路蜿蜒曲折，驚險萬分，而山間的夜霧好濃，前方只是白濛似夢的一片，什麼都看不見，LS的飛車却在這不見未來的無知中前奔。

「這條路亂刺激的。」LS說。

飛過一個轉折，他還抬手指著路邊一個看起來很詭異的亭子給我看：

「我在這裏避過雨，兩三次了。」

一邊是深幽如潭的山谷，一邊是搖曳呼喊的樹木，前方是稠濃的夜嵐，像是奇幻人間裏高潮的場景，把人誘入不可思議的神秘夢魘。山間的星原遼闊而